

#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论

杨光祖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贾平凹小说文本的线形研究中,探索其作品的发展脉络、内在价值、艺术精神,及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心态。并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对贾平凹小说作品中思想钙质的缺乏、终极关怀的不足,及现代意识的欠缺,作以学理上的批评和梳理。

**【关键词】**贾平凹 小说 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3)05-0050-03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不容置疑的大家。他的文学创作以小说起家,旁及散文、诗歌,都有不菲的成绩。他的散文已有定评,大都以为是上品,但小说,却争议较大,本文主要论述其小说创作的衍变及其文化心态,并从衍变中探析其文化心态和这种心态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众所周知,不断变化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每次变化都体现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呈现出异样的文化心态,甚至可以说文化心态的变化是他小说创作变化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们把他的小说创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解析每个阶段的创作心态,试图从中找出其创作滞缓的症结。

第一,1977—1983:“假声写作”阶段。贾平凹贫寒的家庭,自认丑陋的外表,羸弱的身体,使他天性自卑孤独,即便后来上了大学,仍然自卑和孤独,被同学歧视和轻视。按照创作心理学来说,那些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开始的写作,最原始最直接的动机也许就是梦想倚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因此,为了作品能够得到发表,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认可,他们的创作肯定要力求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然后,才是突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这样才容易为人所认可,为社会所接纳。

贾平凹初中没有毕业,就赶上“文革”,回乡务农五年,倍受乡人白眼,后来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才被水库工地招收去写标语、办简报。这一切使贾平凹过早地认识到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才有出头之日,否则,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父亲的“右派”身份,他是极难有走出农门的可能,招工、参军等都与他无关。1972年,贾平凹侥幸成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时年20岁的他虽然进入了高等学府,但学养还是极其浅陋逼仄。好在他有农民的吃苦精神,整天埋头学习、创作,当时的学校鉴定是“专而不红”。但依当时的情况,工农兵大学生原则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他要实现留在省城的梦想,必须在创作上有所出息,而且,敏感多愁、遭遇的不幸等也使他胸中有很多话要说。大学毕业时,他终于发表了若干作品,凭此进入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这期间又日夜劳作,创作了很多小说,出版了两三本作品集,其中以《山地笔记》成就最大。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放在当时的文坛,确实清新优美,新人耳目,这与他出身有关,与他的追求美好的审美趣味有关。可今日读来,还是觉得内涵单薄,思想肤浅,艺术上不免粗糙,价值理念过于强烈。我

们如果仔细阅读贾平凹这一时期的作品,会发现都有“假声写作”的现象,为了能够发表,不惜迎合意识形态,图解政治、政策,有些小说甚至是依照当时的“阶级斗争”模式写作的。这种现象到1980年代创作的小说《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等,也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

所以,我常说贾平凹在现代作家中起手并不算高,相形于鲁迅、曹禺等大家,更是惊人的低。更加令我们注意的是《山地笔记》里的一些小说,如得奖作品《满月儿》,文笔学步孙犁,自然而流动。但它所描绘的“两年建成大寨队”的“明丽的乡村画”,显然是墙报宣传画。许子东说:“贾平凹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在农村长大,不可能没见过大寨队是如何建成的。”认为他当时的创作个性是“扭曲”的,是面对137张退稿单,为争取发表不得不“变声”(作天真状)以求得话语权。许先生的这个观点,确实很有道理,对我们解读贾平凹早期作品很有帮助。

第二,1983—1993:“商州文学”阶段。1980年代初,准确地说,1981到1982年,成名的贾平凹开始真实地书写,才如潮涌,小说色彩趋向灰暗,如《晚唱》、《厦屋婆悼文》、《二月杏》等。他将多年积聚的苦闷、烦恼、不平、痛苦等都通过作品表达出来,自然遭到作协、评论界乃至领导的批评。但倔强的贾平凹不愿再进行“假声写作”,他经过一段难耐的灵魂的反思和寻觅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家乡商州。那几年,他经常出没在这里的沟壑林木间,其时,恰逢农村改革,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给他灵感,一连写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小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等,受到广泛好评。不过这些作品仍有点不太成熟,理念大于形象,艺术功力尚欠火候,它们赢得的赞誉与他们所写的题材有很大关系。西方文论说,什么样的时代和读者,产生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商州的发现毕竟成就了贾平凹,使他的一些隐秘的情感得到渲泄、表达,他的文笔和才华终于有了展露的地方,一大批优秀的中篇小说在以后数年内集束炸弹式地抛向文坛,如《天狗》、《火纸》、《冰炭》、《黑氏》、《佛寺》等,初步奠定了他文坛的地位。赖大仁认为:“1983年是贾平凹文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找到了他的新的创作定位,这就是集中笔力写商州,形成了比较自觉的‘商州意识’或‘商州情结’”。商州文学使他真正走向创作的成功,这些作品意蕴深厚,笔触直掘进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震撼力,文笔的枯涩、老到,更是让人惊叹。而写于1983年的《商州初录》更有文体上的创新意义,它吸收了从

《世说新语》到明清笔记的传统，重新注意汉文学传统的魅力。

此时的贾平凹进入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变化期，也是第一个黄金期。这个黄金期的代表作无疑是写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浮躁》，它和《山地笔记》已形成了非常大的距离，让人有时都不敢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位作家。《浮躁》是贾平凹关于商州文学创作的一个带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作品。《浮躁》以如椽巨笔演绎了商州河岸上的风云变化、生死爱恨，刻划了金狗、小水等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使“浮躁”一词成了国人的口头禅。这个作品发表以后，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并在美国获奖。此时的贾平凹开始能自信地说：“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的确，《浮躁》中的“商州”已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商州，而成为贾平凹心灵里的商州。这时的贾平凹经过了10多年的辛勤笔耕，终于进入了文学的华丽殿堂，出手让人感到了分量。

时间到了1988年，贾平凹因肝炎入院治疗，促使他思考了很多东西，文风为之一变。聊斋志异式的《太白山记》之后，商州土匪小说系列让文坛一惊，《白朗》、《美穴地》、《五魁》等，笔致诡谲，行文荒诞，神秘文化开始进入贾平凹的作品。他将农商作家的忧患意识、对城市的疏离，与佛禅的虚无、神秘结合起来，真实地书写了自己灵魂的无所归依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

第三，1993：《废都》阶段。1993年，贾平凹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都市题材长篇小说《废都》，轰动神州，波及海外，标志着贾平凹小说创作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他小说写作的第二个重大变化，第二个黄金期。《废都》是贾平凹小说中争议最大的作品，甚至形成了当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人称“《废都》现象”。1997年，该作荣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但直至今日，中国文坛仍有很多人不愿承认它的文学价值，不过，我赞成白烨先生的评价：“说不完的《废都》，50年后会得到应有的地位。”我们如果能够抛弃“道德”的眼光，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在开掘灵魂、刻划世相方面更加深刻老到，思想内蕴更趋丰厚博大，艺术手法愈臻于炉火纯青。所以，至今仍固执地认为，贾平凹作品中《废都》成就最高，但对它的误读将持续一段时间。著名先锋作家马原《论贾平凹》一文对《浮躁》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废都》非常激赏，他说：“（一百年后）比如那时还有人读书，读小说，读今天我们见到的小说：会有哪本书让孙子重孙子们有兴趣读呢？也许有十本，一百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废都》。我深信不疑，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而且好读、可读，而且一定传诸后世。”“这是一本无聊的书”并说：“他是勇气十足的人，直接面对自己那个群落的实体生活，一点不闪烁其辞，一点不做矫饰。它必定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中这群人的真切写照，是这个世纪末留下来的最有参照价值的档案。”冯原的这个评价，我基本上都赞同。它是我至今读到的关于《废都》批评的最好的文章之一。不过，说它是写“无聊”的小说，我认为有点拘狭了，其实它反映的生活镜像是非常博大和深广的，用鲁迅的学术术语说，《废都》大概属于世情小说一类。还有一篇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对《废都》的分析也很到位，既有肯定亦有批评。雷达说：“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并说《废都》写出了“悲凉与幻灭”。雷达文章认为贾平凹能够一反胆怯、羞涩、淡泊，在写作上做到如此决绝、执著，是极不容易的，是一种“自我作古”的勇气，是对自己以前作品的否定和超越。当然，雷达也对小说的性描写等进行了一些批评。

其实，我认为贾平凹能写出《废都》，也与他的农民文化身份有关，与他的对民间文化的钟情有关，也与他的中国古

典小说的素养有关。农民做事的勇气、决绝和大无畏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是惊心动魄的，而农民对民间野俗文化的认同、对城市文化的疏离和反感，也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农商作家在作品里都对城市表达了反感，目前在中国散文界影响很大的刘亮程也是这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贾平凹二十年的城市生活，这种文化的碰撞、交锋，骨子里的农民文化和肉体的城市享受使他的灵魂得不到安宁，这种感情在《废都》里反映得最充分。

第四，1993后：寻觅和探索阶段。贾平凹《废都》之前的创作，总体上说，是属于社会化的写作，努力追求的是社会价值，力图影响现实的变革，体现的是作家的道义立场和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化的写作容易为社会所关注和认同。而《废都》和《废都》以后的创作，更多的是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表达个体情感、价值观念，及自我的某种人生领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更为偏向个人化的写作。写作方法走向社会化、世俗化、日常化、琐碎化、商业化。

《废都》和“《废都》热”之后，贾平凹身心俱疲，小说《白夜》、《土门》，影响不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创作上有变化，我们知道，不断创新可以说是贾平凹取胜的法宝。贾平凹是属于文学的，他曾说：“我只会弄文学”。1998年，《高老庄》挟风雷而至，市场又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贾平凹也走出了《废都》的阴影。《高老庄》结构上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将小说时间跨度限制在一月之内，但又运用回忆、象征等手法扩大了小说的视野，丰厚了小说内容。这一次，贾平凹将笔触再次激荡在了他熟悉的商洛农村，极力用形而下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揭示形而上的意象世界。当然，作品中过多的自传色彩和虚实结合的欠缺，难免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正确解读。至于2000年的作品《怀念狼》，虽然整体艺术水平仍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格外看重它，因为它标志着贾平凹创作的又一次转变，说不定会由此闯出一条路来。小说里狼的“幻化”暗示贾平凹创作方法开始趋向现代主义，大胆借用西方文学的养料。遗憾的是贾平凹没有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是又回缩到2002年《病相报告》的陈腐中去了，小说取名“病相报告”，可是作家并没有从“病相”着手，只是肤浅地提出“爱情也是一种病”。如果不是贾平凹的优美的文笔，更加老到的语言，真的很难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贾平凹目前文化心态的迷乱和无所适从。

## 二

综观贾平凹20多年的小说创作，不妨说，他又临近第三次飞跃，而这无疑是最难的一次，它的挑战难度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至此他作品中暴露的弱点已和他的生命相连，如颓废情结，名士气，缺乏哲学深度，现代气象，沉迷于民间文化、农民情结等，要克服它们真是太难了。贾平凹出身农村，熟知农民疾苦，对农村和农民有天然的亲和力，1980年代中后期，他在文学创作中自觉的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形成特有的平民精神，因此，作品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比较强烈。不过，农民生活和农村经验，使他的文化心理中积淀着深厚的农民性，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贾平凹说：“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褪尽，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我是农民》）并说：“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根据西方心理学，一个人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体验，极易形成个体无意识心理，从而对他日后的生活（尤其精神生活）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和作用。贾平凹文化价值资源的芜杂，文化价值理念的模糊，使他的部分作品缺乏深沉浑厚，给人以苍白无力之感。文学创作应该给社会、人类提供一种文化终极关怀，中（下转第75页）

高理想的教师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向学生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树立正气。

(2) 优化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

学术水平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科研活动不仅反映了教师对科学的贡献,更反映了教师的创新思维、创造能力、敬业精神和理想追求。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应该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活动,虽然这些在课程教学中不能耳闻目染,但学生却能够在授课内容、辅导答疑、教学实践等活动中体会到。

2.2 建立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体系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教学质量是教师的生存线。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是课程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必备措施。我校经过几年来的探索,从教师的激励机制、教学过程控制到学生培养模式等方面已经逐年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如:教学管理与检查制度;专家教学督导制度;学生评教制度;实验室(资料室)建设制度;领导干部听课制度。质量监控体系除了对教学过程和状态进行监控外,还注重对教学质量内部要素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导向,主要由校级重点课程的建设及定时对其建设状况进行评价来完成的。而重点课程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的出台是质量监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更进一步有效的监督。

2.3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基础

教材是进行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教材建设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提高教师学术水平的基础上申请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入教材中,这是重点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就是作好教材的选优工作,在教材的定位上要求是权威的、有特色且具有时代性的教材,使学生在选读教材时,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能力上都能有所收获。另外在教材的选定程序上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制度执行。即:由学校教材料、教研室及教师收集教材出版信息资料,再由任课教师提出书目,由教研室组织专家反复论证比较确定后,统一上报教材管理部门征订。如此严谨的教材建设和管理体制,这是保证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我校重点课程评估体系的问题分析

重点课程评估体系通过统一标准评估课程,对于学校不断明确办学理念,通过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队伍

伍建设,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建立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实现高校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笔者认为重点课程评估体系也存在着一一些问题。

3.1 着眼于统一标准而淡化了各门课程的特色

评估指标体系由教学主管部门制定,并下发到各个院、系部,各个院、系部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课程的建设,没有对不同学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笼统地以一种概括性的指标体系来作要求,忽视和淡化了各门课程的“卓越”和特色,这样就无法准确、客观把握各个课程独特的优势。而实际上各个学科都有其特点和发展的侧重点,理科类的数学、物理、化学不同于工程技术类的电工学、机械设计,更不同于人文类的哲学、经济学。因而,各门课程在内容上、教学方法上以及相应的硬件、软件建设上要求也不相同。而评估体系的“标准”过于一致,又由于评估体系的导向性和权威性,可能导致各门课程都努力达标,而放弃课程的“特色”建设。

3.2 过分强调指标体系的量化,使评估内容、范围受到局限

重点课程评估体系强调对评估内容尽可能量化,因此在评估内容的确立上,把外在的、可以量化的内容列入到指标体系,可纳入指标体系范围的项目得到了测评,并重点加以建设。而同时却有许多内在的、不可计量的因素被排斥在指标体系之外,而其中有些因素往往能发展成为事物的本质,对课程的价值判断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办学理念、办学传统、校园文化氛围、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等非量化的内容往往排斥在课程建设的评估体系之外。

3.3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这个重点课程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中,没有反映学生能力培养的指标,注重了课程知识的主体,而忽视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忽视对学生进行创新素质教育,这样有可能在课程建设在导向上忽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总之,评估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评估工作中一定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重在建设”的方针,重点课程评估的目的重在建设,通过课程建设,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促进学校更好地提高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课程评估工作决不能走过场,更不能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严格按照评估指标体系,认真找出课程改革中的突出问题,抓住重点,积极推进课程建设上新台阶。

(上接第51页)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家莫不因此而影响长在。而一个作家欲为读者提供文化终极关怀,自己必须拥有丰厚而鲜明的文化价值资源。而贾平凹的“农民”身份使他过多地亲近和接受民间文化,尤其神秘文化、江湖文化、民间野俗文化,民间的“小传统”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芜杂的内容,缺少一些现代气息和价值。可以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也农民,败也农民”,他既继承了农民的勤劳、节俭、吃苦、奋斗、忧患等精神,但也有农民的小气、短视、吝啬、落后及封建陈腐等很多东西。

张志忠在论文《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里,专门谈到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角色错位和混淆现象。确实,在庄之蝶、夜郎、子路、高子明等小说人物身上有过多的作家个人的投影或投射,而小说人物自身的自足性并没有到位,使作品的可信度、人物形象的成功,受到了损害。这与作家的浓重的自卑情结关系甚大。贾平凹的自卑、孤独使他超越自我,走向成功,这也就是阿德勒说的“超越自卑”。但他的自卑情结也使他的后期创作走向迷乱,他的无助、脆弱、敏感、孤独的心理状态对他的创作负面影响很大,他甚至有时无法控制自己浓烈的自卑情结,容易把自己的感受、苦闷、失落写进作品里,写进作品的人物身上,而不管它是否必要,是否应该。他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写出作品,或写出

了作品没有得到关注,马上会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焦虑情绪,这也是他高产的原因之一。著名评论家雷达撰文叹佩:“这个躯体单薄,头颅也未必硕大的人,何以蕴蓄着如此惊人的创造能量,仿佛一座采不尽的矿床。”作家自身内心深处无法化解的紧张、焦虑、忧闷和迷惘,使他在反感城市文明,向往乡村文明、自然的同时,也有一种“何处是归宿”的感叹。他的灵魂在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四顾茫然。

贾平凹的这种农民眼光和自卑情结,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的进一步深入,兼之贾平凹西方哲学修养的欠缺,使他创作越来越难以进步。贾平凹《废都》后的部分作品走向了颓废的迷途,沉迷于神神道道的东西,有了士大夫的封建迂腐气,欠缺现代气息和现代味道,人文精神开始滑落,无视民间疾苦,溺迷于琴棋书画,少了思想的冲力和深度。贾平凹如果还想在创作上进一步的话,必须改变目前的现状,应该“衰年变法”,果断地扔掉自己的一切包袱,多吸收真正现代的东西,开阔自己的视野。众所周知,好的作家应该有一种对灵魂的自我拷问,对民族的忧患,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或者说应该有一种哲学高度,一种宗教情怀,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名利、金钱收入,应该有大视野、大境界、大追求、大胸怀。